

试论《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即吴梅村

Discussion on Cao Xueqin, the author of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is Wu Meicun

刘兴秀

Xingxiu Liu

中国农业科学院 中国·北京 100081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Beijing, 100081, China

摘要: 关于《红楼梦》作者是谁这个话题,笔者观点为:明清诗人吴梅村为《红楼梦》作者,曹雪芹乃吴梅村在《红楼梦》中作为编删者、传书者化名。也即吴梅村即是曹雪芹;曹雪芹乃吴梅村。论文从《红楼梦》作者曹雪芹释名、吴梅村与曹雪芹名的关联、吴梅村创作《红楼梦》的动因、《红楼梦》作者吴梅村自隐其名的必须性、《红楼梦》创作体例及文体风格等方面,论证了《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即吴梅村。

Abstract: On the topic of who is the author of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the author's view is that Wu Meicun, a poet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s the author of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and Cao Xueqin is Wu Meicun's pseudonym as the editor, editor and biographer in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That is, Wu Meicun is Cao Xueqin; Cao Xueqin is Wu Meicun.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at Cao Xueqin, the author of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is Wu Meicun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the explanation of the name of Cao Xueq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u Meicun and Cao Xueqin's name, the motivation of Wu Meicun's creation of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the necessity of Wu Meicun's concealment of his name, the writing style and style of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关键词: 《红楼梦》; 曹雪芹; 吴梅村

Keywords: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Cao Xueqin, Wu Meicun

DOI: 10.12346/lcs.v4i2.7252

1 引言

关于《红楼梦》作者是谁这个话题,自《红楼梦》传世以来,特别是近百年来,《红楼梦》研究者、读者、爱好者,争论不休,无以定论。近年来,关于《红楼梦》作者,不同的文章、论证、观点推达出明、清之际或诗人或皇室贵胄为其作者,多至60多位。论文笔者之于《红楼梦》作者是谁的观点为:明清诗人吴梅村为《红楼梦》作者,曹雪芹乃吴梅村在《红楼梦》中编书者、传书者化名。

笔者的观点即:吴梅村即是曹雪芹;曹雪芹乃吴梅村。

众所周知,对于一部文学作品作者的论定,无论从文学理论的视域、视界识见,还是从文学作品文本本身观照,作品与作者是二元同一、多元同一的。换言之,作品是作者创作的,作品必定深深烙刻、镌记着作者本身的气韵和内在。从某种角度可谓之,作者即作品,作品即作者。作者和作品二元、多元不可分。

基于《红楼梦》文本出发,基于明清诗人吴梅村个人经历、诗歌文论与《红楼梦》文本诗性文论等诸方面参证,笔者析见如下^[1]。

2 吴梅村何许人

吴梅村,名吴伟业。字骏公,号梅村,别署鹿樵生、灌隐主人、大云道人、旧史氏,国史氏,江苏太仓人。生于明万历三十七年,明崇祯四年(1631)进士,榜眼,崇祯帝亲擢翰林编修,后任少詹事、太子侍读、左庶子。清顺治十年(1653),“诗坛领袖”吴梅村被迫应诏侍清,逼迫入侍清廷翰林,后至国子监祭酒。

《四库全书》别集之首冠,乃吴梅村。“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天一怒为红颜”,即出自于吴梅村《圆圆曲》一诗中。吴梅村诗行自成一派,后人谓之曰:梅村体。吴梅村诗多参李杜诗。乾隆皇帝题《吴梅村集》,其题曰:

梅村一卷足风流,往复披寻未肯休。

秋水精神香雪句,西昆幽思杜陵愁。

裁成蜀锦应惭丽,细比春蚕好更抽。

寒夜短檠相对处,几多诗兴为君收。

翰林吴梅村,同时是明清之际的诗人、画家、医家,其画作为明清宫廷所收藏。

以上是笔者之于吴梅村其人的简要介绍。冯其庸、叶君

【作者简介】刘兴秀(1965-),中国四川成都人,本科,助理研究员,从事汉语言文学研究。

远先生著《吴梅村年谱》一书，详论了吴梅村的一生行状及其著述，此书可谓研究吴梅村生平事迹最权威之作。

《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在《红楼梦》文本首回与第一百二十回中出现。文本首回叙述者，也即《红楼梦》作者谓曹雪芹乃《红楼梦》编者；第一百二十回谓曹雪芹乃《红楼梦》传书者。以上两条文论文字信息，实际告诉读者，“曹雪芹”乃《红楼梦》作者化名、托名^[2]！

3 曹雪芹笔名推解

在《红楼梦》中，非常明确的文本信息是最终定编、撰删、总辑《红楼梦》的编辑者为“曹雪芹”。从《红楼梦》成书于“文字狱”的当时现实创作背景下，作者在作品中必须以“避难法”方式写作，可以断定的是“曹雪芹”是书中化名。

与吴梅村同时代之柳敬亭，本姓曹；苏崑生，本姓周；现代文学之一代大家鲁迅，本姓周……《红楼梦》作者，本姓曹乎？依之于其时之时代环境视之，概率为千万分之一，《红楼梦》作者本姓非曹，此观点定可立。

而《红楼梦》作者为什么要取“曹雪芹”为化名，特别是姓取其曹呢？“曹雪芹”三字出现于“吴玉峰、孔梅溪、棠村”之中嵌合“吴梅村”三字之后，于吴梅村有何关联呢？

3.1 吴梅村与曹姓血脉渊源

吴梅村之母朱淑人之外祖父为曹鲁川之婿。曹鲁川是明时理学学者，著有理学著述几十卷。照如禅师，为其后人。明时著名文人文征明为吴梅村高祖吴愈女婿。吴梅村之母虔敬的吃斋念佛，在吴梅村成长中，不时念及曹鲁川之人与事。可以说，曹鲁川间接地在吴梅村的生命成长中，产生着相应的影响。因其母与曹姓之关联，曹姓与吴梅村的血缘基因有了相应关联。

3.2 吴梅村与“雪”之关联

姑且不论吴梅村诗歌中多处见“雪”，吴梅村好友苍雪禅师法号中有“雪”，并多有见诸于字墨之处。而最直接让人知悉吴梅村爱雪、喜雪在于，其将倾尽半生心力、财力所建的“梅村别墅”的藏书楼直接题名为“娇雪楼”。

娇雪楼！“雪”之天天见于经阁书楼，见于笔墨纸砚案几之高处。可见吴梅村之爱“雪”！

“秋水精神香雪句”，雪在其中。

吴梅村为何要将其藏书楼名之曰“娇雪楼”，笔者以为娇雪二字取自于杜甫诗歌《北征》诗句中“恸哭松声回，悲泉共幽咽。平生所娇儿，颜色白胜雪”句。

“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回首风翔县，旌旗晚明灭。”“胡命其能久，皇纲未宜绝。”“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北征》诗中意，也正契合作为明朝遗民吴梅村的现实处境、心境和心灵夙愿。

煌煌太宗业，旌旗甚宏业。先朝遗民吴梅村在内心深处希冀着如《红楼梦》中“兰桂齐芳”似的南明王朝的中兴。

芹，读书人采芹之谓也。吴梅村榜眼翰林，进士读书人也。

“曹雪芹”之名，缘起于斯！缘起于此！

3.3 吴梅村与曹雪芹的关联

曹雪芹与吴梅村，如此关联着！旧时读书人，其志号，书斋名题，直接反映着其人生的志向与志趣。吴梅村顺治十三年归里之后，时年48岁近成数五十岁的他，开始了他的史笔之旅。其于梅村别墅“娇雪楼”读书释卷、作诗序文、铭碑画卷、水墨丹青。

曹雪芹之名源，还可有一解，曹，取之于谗曹。谗曹，统领吏部之臣官所属也；雪，娇雪楼之雪；采芹，读书人也。

翰林吴梅村，于娇雪楼作《红楼梦》，作者将作者身份、作书地点在化名中显现。

当然，作者为什么取名曹雪芹，定可以它解，多解。牵强可附会，然后附会定非无水之木，无根之源，更非空穴来风。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出现，其为化名、托名，应该是无可争议之共识定见。旧时文人，作书著作，往往以其志或号记之，特别是文人更以己之为自己取的志号，风雅称于时，以显其志、其趣、其旨，其立世之志观也。

吴梅村之雪芹。娇雪楼之读书人、写书人。

3.4 曹雪芹，“朝（臣）血情”之谐音解

曹雪芹，还可有一基于谐音之解，即“朝（臣）血情”。朝，谗曹所属朝廷重臣也。谗曹，也可见曹雪芹之曹也。

朝臣血情。吴梅村，崇祯帝翰林近臣。当崇祯帝“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玉带林中挂”“一朝尽，花落人亡两不知”时，当其闻崇祯帝自缢之讯时，其朝子血情喷涌，其第一反应是随先帝而尽臣情上吊自杀，因其家人发现，其老母拦腰而泣，吴梅村在其母谓之若自杀，留下一家老小怎么办的泣问中，最终选择了“平生只欠一死”而“草间偷活”。吴梅村在“本是淮王旧鸡犬，不随仙去落人间”的悔恨、忧怨和痛哭中，在清廷逼迫入侍而作了“贰臣”的骂名中，度过了他人后半生自我认定的“一事无成、半生潦倒”“罪孽”之人的生命岁月。

“千古艰难惟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红楼梦》第一百二十回中，引邓汉仪之诗，正是吴梅村一代明朝旧臣又侍清的“贰臣”之写照。作者引其诗于《红楼梦》中也是一种自我无可奈何之中的自讼！

再审“娇雪楼”之取名志意。娇雪之取于《北征》诗句：“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回首风翔县，旌旗晚明灭。”诗史杜甫《北征》所叙事之情状与娇雪楼中吴梅村此时此刻所临之社会现实情状是何等相似也。

忽明忽暗之旌旗飘动之诗句，映入先朝翰林、旧史氏吴梅村眼中，那是“明灭”之痛，那是乾坤疮痍之忧。于是，朝子翰林，在《红楼梦》中，以黛玉葬花般的哭记以身血抗清之阁臣英烈事迹。一曲《葬花吟》，千般无可奈何南明之痛泣！葬花吟，埋葬的是花魂，吴梅村埋葬的是他自己！

当然，“曹雪芹”作为笔名、化名、托名，若非作者本人留有笔墨或当时之同道、文人雅士亲闻其解，他者之解只

能从其意中，或从字面中，推解其中大意。然而，对于一部文学作品作者之笔名大意，虽无作者亲证、亲笔之解，阅读者望名生义，特别是基于文字所涵文意和显见的取典取诗取其名中，可以一叶知秋，一管窥豹般，一粟见苍海般，从文中见其志意也。

虽则，无论如何解“曹雪芹”化名之由来，其解肯定不可能百分百精确吻合、榫合于作者原意，具象会意推之大致可以。何也，因为，精准百分之百的原意，除作者本人述文解之，他人之推断定乃附会之意也。当然，言之附会，望文生义，从文字、句象本身出发的推论，定也非南辕北辙之会也。

《红楼梦》作者化名之取之大致，作者一定会让后人，以中华文化诗意典藏中，藉之于文脉源缘，藉之于文本风格，而有稽可考！古汉语、古文字，会象可以具意也。此也乃文字源起之发轫之一尺轨也。

“曹雪芹”现于吴玉峰、孔梅溪、棠村之后。吴玉峰，昆山玉山也，其出生地；东鲁孔梅溪，天下读书人，孔老夫子弟子也。梅溪二字，可见于吴梅村画作《梅花庵溪山书屋》，梅溪从此跃然而出、呼之即应，吴梅村画家也；棠村、梅村，棠梅同季，吴伟业之字梅村也。

4 吴梅村隐其自己为《红楼梦》作者名的必须性

鹤鸰之悲，棠棣之威，兄弟荣辱而连襟，棠棣之花灿而连片。在清初高压环境，文字狱兴盛之际，一句一诗皆有可能轻则入狱，重则满门招斩株连九族的社会实景下，只要作者是吴梅村三个字，招致的必然会是什么？同时代的钱谦益《有学集》作者之意说非怀明、侍清非本意，结果被下狱，文稿书籍被禁被销毁。

作为一代诗坛领军人物，可以说当时文坛数一数二的人物，侍清期间，顺治因吴梅村身体虚弱，还曾亲赐过药丸。吴梅村在崇祯自缢明亡之后，不待而隐七载左右，后被各种逼近而侍清至国子监祭酒，三载后以嗣母之病归故里，最终辞请而准，获不侍。

吴梅村虽归隐，清廷会任之放言，会无条件的让其隐于江湖？吴梅村在“奏销案”中被牵几近解押至兵部下狱，后经竭力疏通，几近破产而保全。从当时廷政观察，“奏销案”可否合理质疑为是对江南遗民文人绅豪的一次出师有名的清洗？之前陈之遴案，作为陈之遴的儿女亲家，曾经同阁，吴梅村也是九死一生似的得以幸免。陈之遴案，在《红楼梦》第85回中《薛文起复惹放流刑》，影射了这一真实的历史事件。而清廷竟究何以放过了吴梅村，档案似的文档不得而知。但从吴梅村侍清之后，以及后期的诗文、序文、碑文中，对清廷圣恩的称颂，对郑成功的评价，如果以个体生命在时代背景下的处境再评析，是可以析出一些端的来的。

在《红楼梦》第83~84回中，可以读出作者对侍清被逼情态的描述，庙堂之高的和尚，门子直逼家宅后庭，要的不光是钱啊，要的是人啊。作者借语之中，表述了文章之纲目。

清廷逼迫吴梅村出侍，其实相中的就是吴梅村手中的那方砚、那杆笔，作为当时文人领袖，前朝遗民，吴梅村既不能选择死，更不能选择活的方式，他的选择只有唯一，俯首听命。如82回之后的宝玉，他中举了，补披了猩猩红披风，戴了猩猩红斗笠见了爹娘，这不是吴梅村被举荐又穿了朝衣侍清的形象写照吗？“两番人一番事”，第82回之后的小说中的人物与此前章回的人物，名还是那个名，事已经不是那方事。生、旦、净、末、丑，只是小说之述事角色罢了。

英莲，应怜九月初三夜，半江瑟瑟半江红，月似珍珠露似弓。明清鼎革，英莲改名香菱。小说中莲菱的命运描写、呈现，至大观园后方学诗的英莲，与吴梅村本人学诗经历何其相似，吴梅村之于湖广主考之后，与熊开元、宋九青游黄鹤楼之际，方开始学诗。熊开元明灭之后最终归隐姑苏灵岩寺。聋道人形象出现后，脂砚斋让读者上下反着读，何其聋也，其实大智若愚，耳聪目明也！

《红楼梦》中作者借英莲香菱的命运，对自身命运之苦难时艰之身不由己，找到了情感上的渲染、渲泻出口，呈现了个体命运在时代环境中的无可选择、悲哀无助。香菱在诗文中，在内心品格的持守中，妥协于现实，与金桂即金清之金贵周旋中得以暂且的尚存。最终，英莲也即香菱，在金贵薛家留下一脉，留下一文脉，即千古之《红楼梦》之从华夏开天辟地、女娲娘娘九天玄女所授之《金篆玉函》中走来。三生，世世，中华文脉传脉于此于斯！作者在金清的时代背景下，守候着华夏文脉！

众所周知，大凡生命均脱离不了当时代的背景与现实而生存与存在。吴梅村生存于封建王朝兴替时代，其个人命运要坚守其坚守的人文理想和朝臣正统秩序，其个人命运只能是必然是悲剧的命运归宿。而作为封建文人自古以来礼常纲要、君臣伦常，使其面对兴替之际，内心与现实的选择注定将是命运的时艰。于是，个体生命在寻找生命出路之时，在迷离、痛苦之中泣血选择。诗史之吴梅村，最终回归于其生命灵魂的气质，实现灵与肉的同一，现实与时代，历史与时空的同一。他在《红楼梦》的创作中，超脱于世！空空道人，是也！

一阴一阳之谓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一芹一脂，一花开五叶，最终成就圆满于集《石头记》《风月宝鉴》《金陵十二钗》《红楼梦》为一炉一书，如画，观画之人，读书之士，可以从书出发，从己出发，大观其景其文其旨也！

《红楼梦》以一书夹藏多书的体例，完成了作者传记《石头记》；明史、南明史、清史融一书的《风月宝鉴》；明阁臣传的《金陵十二钗》，实为《金陵十二差》也。总辑名为《红楼梦》的奇书。

《红楼梦》前八十回主述明，后四十回主述清。也即《红楼梦》是一部以上部、下部分部之书。上部述明，下部述清。笔者以紫竹滴水之名发表于《神州》杂志（2021第07期）的《春秋笔墨红楼梦》一文，对此做了详尽分析。

《红楼梦》下部，也即后四十回，主述作者所经历的顺

治朝及康熙前五左右之事。宝玉出家，影射顺治出家之历史事件。作者于康熙十年离世，《红楼梦》完成于此前的至少叁年时间，也即康熙七左右。在吴梅村与冒辟疆的通信中，吴梅村告之其完成春秋之作，其实即暗指以春秋笔墨所完成的以小说为载体的、实为史书的《红楼梦》。

吴梅村之作《红楼梦》之创作根本，在于传书、传史、传世，而非传名。因《红楼梦》在某一维度，乃传史、传诗之作。故这也是后人读《红楼梦》可以读出60多位，甚至更多位作者的原故。对此，笔者将另文详述。

吴梅村恰是因为其名声，其在明清之际之声名，使其传书必须隐其名，否则也许书之胎死腹中、其诗文成禁事小，灭门累连同盟同族事大。再有甚者，如不能传书，更是作为一个以传史作为人生使命与理想的封建时代以太史公言为人生坐标文人来说，其实就是其历史生命的焚尸灭迹。故而，之于吴梅村而言，以隐名而传书，如脂砚斋批注之言，经几世几劫再出世。三十年为一劫，红楼梦作为伏藏作品，在乾隆时代刊刻出世！

因为世间没有曹雪芹，故而红楼梦之有之存世。清庭命官曾找查至为曹雪芹者，为一贡生，无后。这一线索说明什么？说明在康乾时代，如果实有一名红楼梦作者曹雪芹之人的珠丝马迹，均将被查找出来。

《红楼梦》小说第一章，楔子中，作者在书外音言，如果说书为雪芹所作，那此时叙述者又是谁呢？作者自己说自己五十壬寅除夕而亡，那又是谁在当时述事呢？故而，作者说作者之滑式，需巨眼方得其辨。读《红楼梦》此处文字，至少需反复几次，此文字是在小说章回中，是在小说内容中，非书之自序、他序中，是小说的一部分。此时，述事时，是作者在书外述事，此段依《红楼梦》成书之风格，作者将吴梅村三字隐于其间，同时，虚化其名为曹雪芹之名，也即笔名来自定《红楼梦》作者。因为书中编删除成书者之名，确以“曹雪芹”为其《红楼梦》之名，因此便堂而皇之、掩人耳目与吴梅村无关，为此作者之目的达到了，此书在当时清庭可以认定是谁写的均可，就不能认定到吴梅村头上来，否则文字狱下，吴梅村家庭以及复社同盟及更多的文士，必然就是大祸临头！

而《红楼梦》为一部诗化小说，其中梅村体俯拾皆是，鲜明的烙刻着作者的风格特征。众所周知，诗文之风格是一个诗家大家独有的，如鉴成化之瓷宝，有无嫣紫是其断代之根柢。《红楼梦》这样一部诗化作品，明清诗人谁能如此造作，当吴梅村唯一也。故而，《红楼梦》作者吴梅村，必须隐其名，而故弄玄虚般，以曹雪芹化名，同时又以脂砚斋批注，曹雪芹已经五十而亡，《红楼梦》为残书等方式，以达至避难传书之目的！

5 吴梅村创作《红楼梦》的创作动因

5.1 《红楼梦》创作缘起

文学作品的创作，需要缘起。文学作品创作，乃是基于

生活与艺术逻辑基础之上的创作活动。津河渡岸，至岸舟可遗也。津河渡舟，至岸舟停津河也。刻舟求剑，乃胶柱琴瑟也。得鱼忘筌，乃具象会意者也。

创作，有其逻辑。文学作品的创作，乃基于生活和艺术逻辑基础之上之上的创作活动。文学作品，以艺术的形式反观、观照生活与现实的逻辑。一个作者之艺术作品之创作、创造，源自其基于生活与现实之上的艺术呈现和表达。逻辑，是艺术表与呈现的基柢。

《红楼梦》作为一部近百万字，作者以十年之久的时间，以泪哭成之书，此乃为作者心濡血蕴之作。其创作的缘起，必乃发源于生命深处的表达与呈现的生命动因。

《红楼梦》乃融注生命毕生之心血表达与呈现。《红楼梦》之文墨，实乃心濡血沫。

基于生命之血情之缘起和创作动因，方能触动和触发《红楼梦》作者以其毕生之力去创作、完成《红楼梦》这样一书三写，记事录事鉴史之书。

《红楼梦》作为一部文学作品，其作者的创作缘起，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写在文本本身字里行间。《红楼梦》文本中作者创作旨归昭然若揭，开篇即述明作者之创作宗旨。

“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之女子，一一细考，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哉？实愧则有余，悔又无益，悔又无益之大无可如何之日也！当则，则自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饜肥之日，背父兄之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谈之德，以至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人：我之罪固不可免，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

上段文字也乃《红楼梦》作者创作之宗旨之开宗明义也。

因《红楼梦》作者处在其生存时代的背景下，为“避难法”之故，借“假语存，真事隐”之创作手法，将真事隐于字里行间、典藏移借，将其个人所经历的人生经历，将其面对末世鼎革之际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夹藏于文本故事叙事之中，也即在以宝黛爱情为主的叙事框架下，假借语言文字，在藏隐之中，实际上将所要表现的人与事，表达的兴亡之论，将作者自身的人生历事、人生觉悟呈现表达了出来。真事其实显于假借的语言文字中，存现、呈现出来。春秋笔墨《红楼梦》是也。

《红楼梦》创作缘起，实乃作者所处时代所给予其个人命运使然。

吴梅村因在甲申之变后，未以身殉帝，在后来的日子里，为清廷逼迫而待清，成为国子监祭酒，做了贰臣。吴梅村对此一直耿耿于怀，在其诗歌中多涉此自讼自悔自痛之主题。对此，吴梅村也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罪人、一个罪孽之人。

吴梅村之所赖天恩，乃崇祯皇帝对其知遇之感，对其恩宠擢拔之恩，纵观吴梅村之仕臣生命，可以说崇祯帝是其再生父母，给予了他仕臣生命。

吴梅村22岁参加会试，第一名。因其房师李明睿和首

辅周延儒与阁臣温体仁之间的争斗积怨，温体仁一派上旨李明睿取吴梅村会试第一，乃因其与吴梅村之父吴琨为旧友之故，因此有“舞弊”行为，并以此弹劾周延儒。吴梅村实际上陷入科场“舞弊案”之中。李明睿为此将吴梅村会试卷子呈崇祯皇帝，崇祯皇帝亲阅吴梅村试卷后，在吴梅村试卷上御批“大博雅正，足式诡靡”八字，一锤定音“舞弊案”。后又于殿试钦取吴梅村为榜眼，并授翰林编修，后又“给假准娶”吴梅村回家娶亲。

崇祯帝时，擢拔吴梅村为东宫侍读、太子师等。在太子出阁的“文华经筵”上，崇祯帝钦点吴梅村讲《尚书》大义。吴梅村的讲解得到崇祯帝首肯、称道，对一个封建时代以修身治国平天下为理想的读书人，这是何等的荣耀！对于一个家族而言，皇帝钦点“给假准娶”，这是何等的光宗耀祖之盛事！这也是吴梅村所赖之天恩！对于此，对于吴梅村经历的这一切，镌刻于他生命之最高处和最深处。他把他记录于《红楼梦》“元妃省亲”章回故事的场面与场景之中。

5.2 《红楼梦》创作素材，源于作者的经历和生存现实

一部文学的作品的创作，其素材是来源于生活和经历本身的，源于其生活，并高于生活的，作品乃艺术创作之结晶。

《红楼梦》第十八回，贾政《上贾妃启》如下。

“臣，草莽寒门，鸠群鸦属之中，岂意得征凤鸾之瑞。今贵人上锡天恩，下昭祖德，此皆山川日月之精奇，祖宗之远德钟于一人，幸及政夫妇。且今上启天地生物之大德，垂古今未有之旷恩，虽肝脑涂地，臣子岂能得报千万一！惟朝乾夕惕、忠于厥职外，愿我君万寿千秋，乃天下苍生之同幸也。贵妃切勿以政夫妇残年为念，懣愤金怀，更祈自加珍爱。惟业业兢兢，勤慎恭肃以待上，庶不负上体贴眷爱如此之隆恩也。”

若将上文中“贵人”去掉；“祖宗之远德钟于一人，幸及政夫妇”之“幸及政夫妇”，换为“幸及臣”；将“贵妃切勿以政夫妇残年为念，懣愤金怀”去掉；将“更祈自加珍爱”加主语“臣”。

当我们再看下文：“臣，草莽寒门，鸠群鸦属之中，岂意得征凤鸾之瑞。今上锡天恩，下昭祖德，此皆山川日月之精奇，祖宗之远德钟于一人，幸及臣。且今上启天地生物之大德，垂古今未有之旷恩，虽肝脑涂地，臣子岂能得报千万一！惟朝乾夕惕、忠于厥职外，愿我君万寿千秋，乃天下苍生之同幸也。臣更祈自加珍爱。惟业业兢兢，勤慎恭肃以待上，庶不负上体贴眷爱如此之隆恩也。”此文不是标准的启奏文体么！这其实就是吴梅村将崇祯帝给假娶亲、凤鸾之瑞的感恩君父之恩，记写在了《红楼梦》中。故脂砚斋将此颂圣批注曰“此言犹在耳”！

以上文字之老笔，非出自翰林进士之奏启揭疏文例不可。而如此笔力与文体句式，均吻合吴梅村作为翰林时呈上的书启、奏疏等笔势风范！而吴梅村在其给崇祯帝的《乞假省亲

疏》《自陈不职疏》中，有“仰告君父。愿乞圣恩”“生生世世、感圣恩于无穷矣”“臣繇辛未科进士历升今职，仰荷天恩，感念生成，誓图报称”“高天厚地，感圣恩于无穷矣。臣无任惶悚待命之至”等诸辞。

崇祯皇帝之于吴梅村所恩赐的一切，在吴梅村心中眼里就是无穷天恩！

5.3 心灵的感恩与救赎、史家的使命成就春秋史笔之作

甲申事变后，崇祯帝煤山殉国，玉带林中挂，粉堕百花洲，一朝尽，花落人亡两不知。明王朝，树倒猢狲散，大明王朝投河上吊的先帝旧臣不际其数，一大批遗民归隐中。

而吴梅村，“本为淮王旧鸡犬，不随仙去落人间”“平生只欠一死，草间偷活”。在清廷的逼迫下，入侍清廷为顺治朝翰林，还担任了国子监祭酒。一女不嫁二夫，一臣不侍二君，此乃封建时代礼常纲伦，男女苍生之行为操行、规的范模。作为崇祯朝，崇祯帝亲定擢拔明庭榜眼、翰林学士、太子师的吴梅村，其终其后半身均在为罪孽祸胎、天下不肖无双、愧对先帝之圣恩、愧对未履信定听从如侯方域之类兄之劝诫而不出侍清的痛悔之中，在世人之于侍清做了贰臣的骂名中草间偷活。

“不能因己不肖而累及同朝阁同仁之英名”，这是吴梅村作为国史编修创作《红楼梦》的重要源动力之一。当然，其最根本的创作动因，是为祭悼圣恩于己的崇祯帝。悼轩轾中悼一人一事，乃悼崇祯帝，祭奠大明王朝，站在历史高位纵论封建王朝的兴亡。

《红楼梦》中闺阁之事，实乃于儿女情长中，夹隐伏藏朝阁之人之事也！

在《红楼梦》第一百二十回中，当读到如下文字：虽然事有前定，无可奈何。但孽子孤臣，义夫节妇，这“不得已”三字也不是一概推委得了。接着书中有诗云：千古艰难唯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此诗后人共见于邓汉仪题于息夫人庙诗。邓汉仪与吴梅村时相过从，并几乎在某时间同执诗坛之牛耳。《红楼梦》结尾引邓汉仪作于龚芝鹿座上诗，在借邓诗以言己怀的同时，也传同道之诗也。

《红楼梦》本身有传诗之意，作者不仅传己之诗，也传各诗派同仁诗友之诗。这也是后世读者会读出60多位《红楼梦》作者的缘由。

《红楼梦》中出现的“千古艰难唯一死”之邓汉仪诗句，与吴梅村诗句“平生只欠一死”，“一死可怜非易事，令人却忆息夫人”几同一辙。

《红楼梦》第一百二十回中息夫人形象，史典中是亡国之妇形象，息夫人面对当时的现实环境与自己的处境，不仅脉脉息言，忍言偷生，更忍曲含辱侍新主而生子。息夫人的现实境况，在《红楼梦》中作者以此自况，其处境与心境何其相似也！

之于生活于忠孝节烈之封建主流文化纲常伦纪价值观，

生命观的个体生命而言,侍二夫侍二君就是失节。饿死事小,失节为大。

明亡,对于生活在此背景下的甲申事变后、未殉帝且后来又侍清的明朝旧臣而言,从当时的社会价值观判定,他们就是不忠不节之人,就是将被时代与历史唾弃之人。伤心岂惟息夫人,道出了《红楼梦》作者自讼之心音^[3]!

作者吴梅村之创作缘起与创作逻辑,基于其生存的现实境遇和其对自身命运的感怀、叹息、与痛悔等心理情节而生发的创作缘起。作为明廷旧臣、翰林编修,对于甲申事变之后、清廷主朝之后,对于朝代更替之兴亡的思考与探究,以史家之眼界,纵横上下几千年华夏历史、华夏经典秘籍而以夹书、隐注的形式,在虚构的宝黛爱情故事叙事框架下的晚明和清初的史实录记。

“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之女子,一一细考,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哉?实愧则有余,悔又无益,悔又无益之大无可如何之日也!”吴梅村在《红楼梦》中将崇祯朝阁朝臣,其中不乏吴梅村至友如黄道周、瞿式耜、杨廷麟、何腾蛟、宋九青,史可法、张煌言、张振名,特别是郑成功等抗清史实,夹藏于《红楼梦》中。

“史诗”吴梅村将以史笔悼明之亡;其之于“贰臣”之痛,之于壬午兵燹、扬州屠城之血史,之于明之阁臣大学士如史可法、郑成功、黄道周、瞿式耜、杨廷麟、陈子龙、宋玖……诸阁臣学士良友在李明抗清中的可歌可泣之英烈事迹,吴梅村将以史笔载之。在当时清廷背景下,吴梅村不可能以史笔以正统史记体例记史,只能曲笔春秋笔墨为之歌咏,为之千秋史传留一墨。

《葬花吟》《芙蓉女儿诔》,以歌行,泣血歌吟铭诔!

吴梅村曾应梁化凤要求做颂诗词赋,在其诗赋中,将郑成功言之为“郑逆”,这绝非吴梅村之本意,他将其之于对郑成功抗清之壮举,记于《红楼梦》中,江边之泣,扬帆于海,以隐曲之史笔将之传世。

娇雪楼取自“恸哭松声回,悲泉共幽咽。平生所娇儿,颜色白胜雪。”而“恸哭松声回,悲泉共幽咽”不正是《红楼梦》中黛玉泣哭之声场么!

恸哭六军俱缟素,恸哭松声回。吴梅村之心为明亡、为清之屠城、为抗清之臣阁英烈而涕泫泪尽。

《红楼梦》之清廷之血清之史,实起于“壬午兵燹”之先,扬州十日其后也。史可法、黄道周、瞿式耜、杨廷麟、陈子龙、宋玖……大学士也,吴太虚翰林所幻太虚幻境、如《燃藜图》作者刘向之黄部阁书,隐喻出朝阁重臣也。

6 《红楼梦》创作的时间和空间条件

6.1 创作的时间条件和空间条件

文学作品的创作,生命原动力、心力、学力、才力,更要有静心、倾心创作的时间和环境条件,诸等,主观条件、客观条件,缺一难以为之。明清之际,唯吴伟业即吴梅村,

有此原动力和心力与才力。有其心还将有其力。

6.2 《红楼梦》创作作者的时间条件

人,是首先要生存,方才言及其它。从某种角度而言,旧时之创作乃基于生存之上有闲活动。

《红楼梦》上百万字的作品,十年三千六百天,创作、抄录、评注、整理编辑成最终文本,那需要全日制的创作活动。

毛笔创作,时效减半。毛笔抄录宣纸,错之推倒重来。

《红楼梦》为托书,底本非单本,必定多本,至少四、五本底本,分托至友同道。为传书,以衣冠冢似的几发、多发形式,以确保书之传世!而成书抄录,需要的时间,在十年之中,所占时间,应该相当多,何况还是在“悼红轩”中避人耳目之创作、抄录。为一部书,软件条件自不必言,同时需要硬件条件的。笔墨纸砚为基本,书轩楼室写书者需要饥食渴饮。旧时毛笔写书,一天能成文多少字不言,一天毛笔就是抄也是需要功夫的。吴梅村至顺治十三年隐归之后,十三年又见青埂峰。随后自至吴梅村离世,他再也没有出仕为官。他有大量的时间来进行他的文学创作!《红楼梦》近百万字的作品,历时十年,五次编删总辑,从文字创作角度而言,有创作时间,这是完成创作的根本保证!同时,也是作品创作的根本条件也!

6.3 《红楼梦》创作的空间条件

《红楼梦》作者在悼红轩中悼一人一朝。悼红轩,取之悼朱楼之意。朱,朱明王朝也。

《红楼梦》开篇有如下文字。“虽今之茅椽蓬虽今日之茅椽逢牖,瓦灶绳床,其晨夕风露,阶庭柳花,亦未有妨我之襟怀墨笔。虽我未学,下笔无文,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衍一段故事来?亦可使闺阁昭传,复可悦世之目,破人愁闷,不亦宜乎”故曰“贾语村”云云。

此回中凡用“梦”字用“幻”字等,是提醒阅者眼目,亦是此书立意本旨。”

《红楼梦》作者,在开篇即将作者创作主旨、阅读方法交待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茅椽逢牖,瓦灶绳床,下笔无文”之文字,是文人创作时惯用的谦词表达。如古人明明是高门大庭,非说自家乃寒舍、陋室耳;如明明学富五车,却说自己不才识浅,皆非实指。

《红楼梦》作者词章绮丽、典雅,藏典用典指手即来,点墨成章。

蛛丝结网,马迹踏痕。蛛丝马迹中见经纬辙轨。

梅村别墅之“娇雪楼”,乃吴梅村书斋卷楼。

娇雪楼,可推为“悼红轩”落笔编纂之所是也。

《红楼梦》,起笔于梅村别墅之阶庭柳花之下,梅花庵飞花漫笔之中。这也是大观园联诗吟对之文墨气质!梅花庵中,娇雪楼上,“每日持卷,别有另作非骚选”,另作,娇雪楼之采芹者作论曹之属臣阁之《红楼梦》也。曹雪芹是焉。吴梅村乃曹雪芹也。

瓦灶绳床，绳床非绳子结的床，实胡床之谓。胡床，马甲类椅子，唐明皇行幸经常从马上下来坐胡床，逍遥座。红楼梦作者说瓦灶绳床，并不是说自己穷困潦倒，吃不起饭，无处安身。作者在此以胡床暗喻出胡人，作者以胡人暗指来自北方少数民族的清。作者在此要表达的是，即现虽已经是清已代明，但自己并未有忘记先朝！

晨夕风露，阶庭柳花，亦未有妨我之襟怀墨笔。襟怀笔墨，在此作自指史家之春秋笔墨，悼怀明之笔墨。

于是作者用假语村言敷衍着一段段故事，为昭阁传之！
《红楼梦》朝阁传之！

6.4 《红楼梦》，梦从悼明复明之梦中来

“咸阳三月火，新宫起、傍锁旧莓墙。见残甃废砖，何王遗构，荒莽衰草，一片斜阳。记当日，文华开讲幄，宝地正焚香。左相按班，百官陪从，执经横卷，奏对明光。

至尊微含笑，尚书问大义，共退东厢。忽命紫貂重召，天语琅琅。赐龙团月片，甘瓜脆李。从容晏笑，拜谢君王。十八年来如梦，万事凄凉。”

此诗为吴梅村所作《风流子掖门感旧》。

“掖门感旧”，表达了作者，从崇祯朝离开京都后，再次来到紫禁城的心境和感伤。当年文华经筵的情景，历历在现。吴梅村讲完《尚书》大义，崇祯皇帝至尊含笑的首肯，依然就在眼前。而真实的眼前明廷已是清宫。在李自成的大火中，紫禁城亦随处可见的残甃废砖，荒莽衰草。面对此情此景，吴梅村发出的人生如梦之感叹！而其心境，乃是万般的凄凉。

人生如梦，岁月如梦，明清鼎革，站在紫禁城掖门下的吴梅村，还是那个翰林吴梅村，而今日的君廷却已易主，今日的君王却已玉带林中挂。《红楼梦》，梦从何来？梦从兴亡的感怀中来，梦从站在历史高位之于兴亡的论述中来！

何以见得？下面文字可以管窥其中要旨。

“造化氤氲之气，分阴分阳，贞淫各处。其贞气所感，则为忠孝节烈之事；其淫气所感，则为放荡邪慝之事。二气并行宇宙间，光怪百出，情状万殊，而总由文人之笔传之。文人之笔，或寓言，或纪实，想象形容，千载如见；由是贞者传，淫者亦传。如三百篇中不删郑、卫，圣人以为男女情欲之事，不必过遏。词人狂肆之言，未尝无意，贞淫并传，可以为劝，可以为鉴，有其事则传其文而已……”

读到以上文字，乍眼一看，似乎是那样的熟悉，此段文字摘自于吴梅村为李玉《北词广正谱》序中段落文字。此段文字与《红楼梦》第二回，冷子兴与贾雨村演说荣国府时，贾雨村之口论正邪二气、成仁成恶之文字、段式、逻辑是那么的相似、近似。

“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恶两种，余者皆无大异。若大仁者，则应运而生；大恶者，则应劫而生。运生世治，劫生世危。尧、舜、禹……程、张、朱，皆应运而生者。曹操、桓温、安山、秦桧，皆应劫而生者。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恶者，扰乱天

下。清明灵秀，天地之正气，仁者之所以秉也；残忍乖僻，天地之邪气，恶者所秉也。今当运隆祚永之朝，太平无为之世，清明灵秀之气所秉者，上至朝廷，下及草野，比比皆是。所余之秀气，漫无所归，遂为甘露，为和风，浃然溉及四海。彼残忍乖僻之邪气，不能荡溢于光天化日之中，遂凝结充塞于深沟大壑之内，偶因风荡，或被云摧，略有摇动感发之意，一丝半缕误而泄出者，偶值灵秀之气适过，正不容邪，邪复妒正，两不相下，亦如风水雷电，地中既遇，既不消，既不能让，必至搏击掀发后始尽。故其气也必赋人，发泄一尽始散。使男女偶秉此气而生者，在上则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置之于万万之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之下。

如若……如近日之倪云林、唐伯虎、祝枝山……

此论过后，冷子兴接言曰：“依你说‘成则为王败则寇了’。”贾雨村言：“正是这意。”

上文实际开宗明义的点明了语村所论，乃近明之兴亡也。从王者论至朱，以名人代朝论之近者明祝枝山，实际点明了兴亡之论，论的是朱明王朝。

再看下段取于吴梅村为邹式金《杂剧三集》所做序言中的段落。

“盖士之不遇者，郁积其无聊不平之概于胸中，无所发抒，因借古人之歌呼笑骂，以陶写我之抑郁牢骚。而我之性情爱借古人之性而盘旋于纸上，宛转于当场。于是乎热腔骂世，冷板敲人，令阅者不自觉其喜怒悲欢之随所触而生，而亦于是乎歌呼笑骂之不自己。”

从吴梅村上段对戏剧人物评述中，“恒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之意显而易见。吴梅村的诗《永和宫词》《田贵妃墓》其实际上是悼明之亡、思悼崇祯帝也。

吴梅村《临春阁》《通天台》《秣陵春》三戏曲，均为“于兴亡盛衰之感，三致意焉”。此语出自尤侗《西堂杂俎》之《梅村词序言》中。

《红楼梦》，兰桂齐芳，盛世太平梦。

7 《红楼梦》泣血之史书

天上掉下过林妹妹，降于朱楼，与赤霞宫神瑛侍者一段三生石上前世今生注定缘。赤霞宫，不正是红色的宫殿、朱楼么？

赤霞宫，朱楼，紫禁城也。

林妹妹还缘一段，还泪一生，已在天上。

《红楼梦》往事已矣。追忆而作。悼明也。

“后代文字衰，致起龙蛇孽。我有琅轩管，上洒湘娥血。濯足临沧浪，浩思吟不辍。未堪追阳冰，犹足夸李渤。隐从烟霞闭，出供时世阅。刻之藏书岩，千载应不灭。”

吴梅村在《偕穆苑先孙浣心叶子闻允文游石公山盘龙石梁寂光归云诸胜》诗中，表达了其以血泪之笔完成了其春秋大作。

琅轩管，一意可代指竹制的毛笔。另一意代作者在暗指什么呢？琅轩，在中国神话传说中指一种仙树，它所结的果

实像珠子。而琅轩还有一意，指美玉，像珠玉一样的美石，绛珠仙草是也！

琅轩早见于《书·禹贡》：“厥贡惟球、琳、琅玕。”孔传：“琅玕，石而似玉。”孔颖达疏：“琅玕，石而似珠者。”

明·张煌言《感遇》诗：“多少雄心空对酒，能无清泪滴琅玕。”此处琅轩形容泪珠。

吴梅村游石公山后诗中之“琅轩管”，不正是要告之世人，其完成了血泪之作，完杨了千年不灭之书，其在宝玉和绛珠之故事之中吗？！

琅轩仙草，实乃石有水处生玉之宝玉与绛珠仙草也！

“濯足临沧浪，浩思吟不辍”，此时提琅轩竹笔写诗的吴梅村，想到的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孟子之句“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呢，还是典自《楚辞渔夫》故事之屈原呢？应该二者皆在脑海中吧！

《红楼梦》中湘云，油然而出。湘江天空上的那一片永世的云彩，“大云道人”吴梅村如伫立于湘江之上的屈子一样，写出《离骚》《九歌》似的《葬花吟》《芙蓉女儿谏》歌行！

“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于斯？”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

吴梅村其生存的时代，个体命运“不得已”，而其选择了如亡国之妇息夫人一样，侍了二君。站在湘江河岸投了汨罗江的屈原才真正是作者，作为一代旧史氏，国史编修的人生理想的归梦。

梦，吴梅村的生命有梦，如屈子一样的清白人生之梦！可他最终“无可奈何”的选择了向现实的屈从，而毁了名节。“背负兄长之规诫”。出于何因？吴梅村接诏之时，社会各界，特别是先朝遗民们都劝其不入侍，而侯方域不仅写信给吴梅村，人还亲自到太仓“梅村别墅”劝其不入侍。对此，吴梅村也承诺不入侍。最终，他在父母的催促下，怕连及父母及家族，而选择了北召入侍清廷。顺治十三年，以嗣母之逝呈辞国子监祭酒，回太仓。十三年，又见青埂峰。

吴梅村生于太仓，昆山有玉峰，吴玉峰代指其出生地，而为其另名也。

吴梅村，因为侍清，背负着“贰臣”之骂名，为此，他自为已“一钱不值，何须说”。离世时，嘱家人敛以僧衣，不铭碑记，在墓前置一大圆石，上刻“诗人吴梅村之墓”。敛僧衣，置圆石，这不是石头么？吴梅村已经将其所经所历、所感所叹、所记所鉴写进了千年不灭的一书夹藏《石头记》《风月宝鉴》《金陵十二钗》，三书，总其名为《红楼梦》的奇书之中！

吴梅村在“娇雪楼”中，在《北征》似的忧虞之中，他完成了作为有明一代史诗、国史翰林的正史之作，他把历史，把明清鼎革之际的历史，把翰林阁臣大学士的抗清烈迹史记在《红楼梦》中，这是吴梅村作为史家之使命使然^[4]。

于是，《红楼梦》之史鉴，从茫茫大荒山走来，从伏羲、

轩辕黄帝走来。《红楼梦》中，读得到的是茫茫大荒山之天外人传天外书，九天玄女之《金篆玉函》，读得到的是《二十四史》之治朝宝典，读得到的是集十六朝政鉴的《资治通鉴》。

读史以明智，读史以知得失。

《金篆玉函》，几千年流传，其源于九天玄女，也即女娲娘娘。其授轩辕黄帝，轩辕黄帝推衍一统华夏中原。后姜子牙得之助周王定周之王朝八百年。张良得之助汉，有汉四百年。

女娲补天，遗之补天石，《红楼梦》是天书，也为人之著作。吴梅村，在《红楼梦》中，探究着治世太平之道。

《红楼梦》第一百二十回中出现的“鲁鱼亥豕、刻舟求剑”，取于《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注重博采众家之说。《红楼梦》之金陵十二钗，史部，概与此缘源吧。

《吕氏春秋》，熔诸子百家学说于一炉，闪烁着华夏民族朝政文明之博大精深之智慧光芒。

吴梅村，史家之春秋笔墨，在《红楼梦》中尽显一代朝臣之治世心情。

当然，关于《红楼梦》是如何一书三写，如何在字里行间、在典藏借喻中，在贾府、荣宁二国府、大观园等时空声场中，以宝黛爱情为故事叙事主线，夹藏历史事实；以草蛇灰线、伏脉千里，以绛树两声、黄喉二歌的文学创作艺术手法来创作作品的；作者为什么设置贾家、甄家两个时空场，贾家代表谁？秦可卿形象源自于谁？天香楼是何处？刘姥姥为什么姓刘？以及作者是如何进行影射的，等等，诸如此类话题均可从文本中读出的文本信息。如此话题，不在此文浅论范围中，为此，笔者将另文再述，届时再分享给大家。

综上所述，《红楼梦》是一部自传体式，在宝黛爱情故事框架下，夹藏明清鼎革之际历史史事之一书三写之书。

《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即吴梅村化名，也即曹雪芹即吴梅村。

“吾有琅轩管，上洒湘娥血。刻之藏书岩，千载应不灭”。

石头记事石头书。吴梅村创作《红楼梦》之碑记，相信在未来的某一天，或现世于岩崖，一切将昭然天下，告慰作者之灵！

“史诗”吴梅村，一代史氏！

吴梅村即曹雪芹！春秋笔墨《红楼梦》

《红楼梦》大哉！壮哉！

由于笔者学识疏浅，加之非红学研究者，乃一普通读者，故上文挂一漏万。敬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以期进步！诚恳致谢！

参考文献

- [1] 曹雪芹.红楼梦[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
- [2] 曹雪芹.《红楼梦》(前八十回)[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 [3] 吴伟业,李学颖.(集评标校).吴梅村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 [4] 叶君远.吴梅村年谱[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